



皇甫少玄外集卷八

七言律詩

少玄山人吳郡皇甫湊撰

立春作

依依柳色動胡關  
聖駕迢遙尚未還  
驛騎不堪衝雨雪  
江臺空自望河山  
宮池日動仙班入  
輦路雲深代馬閒  
萬里王春連朔漠  
不知何處候龍顏

驛樓

驛樓雲暗且停橈  
楓岸應含水郭遙  
落日更逢南浦雪  
寒江偏聽海門潮  
故知書劍從孤客  
每

滯冠裳戀聖朝萬里風塵愁極北河山一望轉  
蕭條

懷林先生

水市烟臯幾獨過春來重覺戀巖阿荒城寂寂  
青山少驛路悠悠芳草多天外音書常斷絕江  
邊歲月易蹉跎居然萬里悲遠落無那雲濤起  
棹歌

馬上望茅山

歷歷晴山次第開深春孤客望仙臺從誇蓬島  
人間見信有羅浮地底來碧樹依微清澗曲丹

樓想像白雲隈花深不辨桃源路落日松風萬  
壑哀

寄喬白巖

海內誰居第一流鍾山凝望坐生憂江湖流浪  
看孤劍花鳥凋傷攬弊裘十載風塵猶仗節百  
年勲業謾登樓閉門錯擬天人策寂寂空帷到  
九秋

近城子循室病馬上言別

日晚冰河去楫遲桂叢烟霧迥寒姿樓臺樹杪  
城逾隔鴻雁天涯雪共悲獨馬歸途江遠處一

尊吟興月來時人生聚散渾難料故國殘雲有  
別離

憶戊寅舊遊

吳山寂寞兩經春忽憶當年歎此身白鷺洲前  
雲自遠華陽洞口鶴空馴關門風雨尋詩在澗  
道煙霞入夢頻失意每多懷舊恨苑花簷燕倍  
傷神

武祥欲來

懷君霜後幾登樓落木蕭蕭古苑愁百里平波  
空恨別數年歸馬更逢秋天長水國思能賦花

向閭塘憶舊遊共把茱萸須此日北山踈雨  
扁舟

雨花臺

荒臺衰草此登臨風急城高感客心落葉萬家  
迎闕冷長江千里向雲深丘墟寂寞苔生路殿  
刹蕭條鵲繞林回首南朝無限思豪華今古獨  
長吟

子循別迫再賦

短日孤亭此共歡兩宵懷抱向誰寬梅開臘邑  
逢南信雁過春臺是北看漢室孝廉名位晚謝

家兄弟別離難曲江遊賞非吾事且逐漁翁送  
逝湍

送吳子新遊武當山

名嶽峻嶒近紫宵松門烟露鬱迢遙尋山自喜  
乘春日去國偏憐聽落潮千里芳洲看漸遠九  
江寒雪已全消樓臺縹渺超鸞駕獨理玄旗度  
石橋

贈某二守

萬鎿春市壓花叢疊管流車夜夜同治理故知  
誇野獲物情先願十年豐承風伯始聲逾美不

關中

榮意自通况屬政成多麗藻祗今詞賦  
至夜贈以言

燕客南歸值此晨故園松桂且相親征衣尚帶  
沙河月建節空違塞驛春草木新陽千里恨閭  
閻佳節百年人山中與爾同埋照一醉從教過  
十旬

舟中無事自論風雅因憶吾弟感而賦此  
重楊送別御溝斜回首風煙使我嗟故自天南  
悲索處每於江左惜瑤華客覓易入池邊草逸

體新餘海畔霞小謝才名曾擅美吾家千里爲君誇

送友

湖流瀉碧綵帆懸扶病看君去若仙鮑叔交情論夙昔馬遷文思發山川金扉蔥鬱宜前席寶瑟分明是別絃向說瑤音知不惜秋深好寄桂枝篇

天子禱雪南郊弟子循解褐未歲睹盛曠

古走筆賦其事書聞遂述短篇

屬車當臘傳郊駐側喜凝華睿想勞霄漢盡應

趨劔佩江山空自望旌旄珠簾暗護龍鱗暖玉關全迷鳳影高文似相如非忝竊甘泉從此日揮毫

近歲憶寄子循

迢迢獻節他鄉意勝裏燈前帝景新恨結雲霄看不極愁飛霰雪望無垠朝回寶馬行多色宴罷瑤篇句有春索處自憐旬歲病椒盤傳祝泰來晨

元日

禁城宵啓放朝天春殿氤氳警蹕傳庭儼鷄行

輝燎火簾開龍座裊爐烟和風已應蒼旂轉晴  
雪偏宜綵仗聯短翮濫飛無以報恩叅華蓋又  
經年

新正雪日東唐陳二子

上林飛雪曉無垠麗景芳年屬此辰到處風光  
催獻節滿城花色待遊人瓊華島畔看偏勝玉  
竦橋頭望轉新定是鳳池吟賞客不將妍唱負  
陽春

雨中偕同年楊君展眺

閒來策馬傍金扉鷗鳥明波淨客衣 帝境秋

清遊始到水湄人遠意空違雨過千頃城陰亂  
霧動羣堤樹色微想像石湖棲息地與君吟眺  
未能歸

送宜俯歸

原日登臨爲黯菟客裝塵霧起都門故人此去  
惟衰髮秋色偏來近別尊燕塞北看雲欲盡潞  
河東下雁初繁鮑宣得有山林婦歸到寒窓與  
細論

經海印寺瞻眺

巖扉不盡到澄湍獨立蒼茫興未闌銀漢遙從

天上落珠林皆向鏡中看垂楊怨別霜華早野  
鳥忘機御景殘卽此已令塵抱失何如終把釣  
魚竿

接張濟父書二首時張自浙臺告歸不遂  
南來已是厭承明問訊何由旅病生乘興能忘  
剡溪棹夢歸誰阻豫章行傳書喜傍寒梅色感  
事驚聞落雁聲江閣倚欄還極目西湖烟樹不  
勝情

其二

幾度倉皇出省闈沙河風物每相依胡天並馬

驅殘雪漢室諸陵眺落暉共笑守玄甘自棄獨  
憐稽古與時違十年回首同遊恨吟對寒雲淚  
滿衣

冬日感寓簡子循

寒城斜日眺層阿寂寂花洲雁影過江色似迎  
張翰遠濤聲憶傍伍胥多清尊且許愁來共白  
髮其如老去何書報惠連吾欲隱洞湖西畔足  
風波

華亭張子夙登琴好病劇辭歸久不相聞  
季氏子約作詩懷之因賦此篇



華亭幽叟去江濱一別音書更不聞每訝舊語  
山水意祇愁今作死生分孤鴻失路遙憑月獨  
鶴尋山自入雲冬夜肅清春藻麗賞心何處不  
思君

午日子循弟有作和之

翠華當日幸甘泉際曉鑿回勅使宣玉殿雲霞  
輝綵仗金河花柳馥瓊筵阜民澤沛薰弦奏長  
命恩深瑞縷傳却憶同歡詞賦侶何人重醉鳳  
樓前

五言絕句

峽中三首

日暮南津道猿聲兩岸長悲風鳴水石不覺淚  
沾裳

其二

人逢故鄉少船度使君稀古雪流蒼壁春山寒  
客衣

其三

風帆絕無力百丈石林遲雲雨高唐路空山愁  
子規

玉階怨四首

明月皎羅幃青苔無行跡腸斷遠征人猶是不  
相識

其二

自矜桃李質生長在深閨含羞不異昔不解道  
相思

其三

新寒切羅衣熠燿流珠箔道是深宮裏還得風  
波惡

其四

獨向粧臺泣玉顏今悞身長門猶有月能照兩

人心

客舍漫興三首

我向長千里長干花滿枝折花看自笑忽省少  
年時

其二

輕薄他鄉客醉酒金陵春走馬垂楊下迴鞭調  
舞人

其三

正月落江梅二月開桃李獨着羅衣裳年年度  
淮水

客館偶述

若爲愁不語孤坐欲沾衣况聽砧聲發城高月  
落微

醉歸二首

醉入清林去高歌人跡稀故園霜欲落惆悵只  
空歸

其二

西郭秦樓上荷花舞曲長相思對流水惜別怨  
垂楊

咏白牡丹一花

何苦春風吝名花不兩生故知姿絕世獨自表  
傾城

送僧

琴尊冬日暮杖錫此時分別意禪心外滄波隔  
片雲

七言絕句

白下憶弟子循

丹楓百里見揚州北極遙連星漢浮吾弟何由  
在天末江雲飛盡夢蒐秋

憶周以言

與爾相違已隔年令人相憶望南天忽看春色  
無多在懷舊傷春益惘然

近淮東行之

平明江月沒江天放溜乘空去若仙期爾山陽  
醉眠處垂楊岸北落花前

冬日過子新隱居雜賦二首

布帆乘興往來閒一水平鋪翠靄間冉冉風林  
天外遠青青半是越中山

其二

萬里遙天雁影稀晴臯獨立思依依偶因鱸膾

思張翰肯逐秋風江上歸

南園雜詠贈友四首

竟日忘機對此君風來滿院最堪聞翠莖瀟酒  
吹笙罷曾有鳴鸞落紫雲

其二

采采金莖玉露殘南山遙對寄餘歡風塵盡笑  
酣中客昨日都亭幾挂冠

其三

江南春色早梅開素影參差映酒杯閉戶不穿  
東郭履庾樓清嘯碧雲隈

其四

亭館幽閒暑氣沉露珠初滿翠流深眼前色相  
何爲者對爾方知不染心

閒適

湖波搖颺水雲空十月霜清楓葉紅天際棹歌  
鷗不起片帆歸去荻花風

再送武祥

千山梅柳向芳菲匹馬西辭入帝畿春色滿城  
新衣錦何年却有故園歸

除夕再憶子循弟

鵲鴿原上思淒淒除夕他鄉望眼迷雲雪滿淮  
看不見也應知汝夢窺西

雨中陸子飲話不寐

望入雲宮暑氣過客窗相對雨聲多無端忽起  
江東思玉柱金庭柰爾何

皇甫少玄外集卷九

賦

白樓賦

少玄山人吳郡皇甫湜撰

狗華先生遊乎抱朴主人之宮夢夢<sub>工</sub>悞悞<sub>電</sub>

勤曳然而病蹶<sub>讎</sub>然噴引<sub>火</sub>之曰蕭條乎寂

寥乎子之居斯固子之諳而吾之所不喜也飛

構千尋綺飾百名藏土木抗天庭日月經<sub>枳</sub><sub>駘</sub>

振真星辰垂<sub>椽</sub>坡墉<sub>種</sub>縹<sub>緗</sub>黠<sub>他</sub>黠<sub>他</sub>超<sub>虛</sub><sub>經</sub>

<sub>京</sub>黠<sub>伊</sub>黠<sub>占</sub>輝赫翕習半散<sub>粲</sub>爛洞心駭目李

耳慙慙<sub>跡</sub>而展季宴行此騁高衢者之宜盤桓

薄霄漢者之宜遊衍而窮天下之極觀也吁嗟  
乎子此焉托處曬彼頽堊於何以爲娛內不得  
康外無所譽空曠無謂令人居居且所值而變  
所遇而寃何有涅而不緇是以墨子感之於泣  
蒼蠅畏之於詩曾不察皎皎易汗而下節是持  
寧免見笑於魁吾之夫大方之家乎主人曰是  
非汝之所知也見其一未睹其二有疑冰之謂  
醴醖醖醖案醖醖醖醖醖醖九醖十旬非不肯也而太上  
者乃有嘉乎明水狄成滌濫要諄靡曼非不美  
也而極音者乃有取乎䟽越子徒佚招魔之機

飽爛腸之食鯤鵬搏扶搖徙南冥不知搶榆枋  
者所以爲適聖則合章總期亡而瑤臺璇室嗟  
造天之阿房曾不荏苒而瑰鬼側彼赫赫之多  
飾使神洋洋而心失胔韞纒盈於寰宇又烏睹  
夫寧寒細善哉楊子之言曰客徒知丹朱吾轂  
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慕庾子之高懷遺後  
昆呂貞規旣因物而變遷亦隨時而推移原伏  
之以終身何閔化而生悲孔不顯勇於翹關老  
深戒乎若虛齊物萬以消遙豈炫耀之足持慄  
某斯宗之孤峙聊叔怪若隸詞而棲遲木事不縷

土事不文綴以石英斯曰璵璠丙天溢璀璨  
俾澁彰潞璘璠斌零穰穰之皓露垂容容之鮮  
雲曉月流於空梁微霜集於素茵浮澗溟之春  
鷗舞玄圃之仙禽風颺颺而循楹失埃竭之紛  
紆收余思而玄覽識營欲之非心實喬期之同  
好恍疑登乎崑崙矧巖巖我我探玉府步玉堂  
揚歷之所宜居懷葵藿之孤忱終古承乎紫微  
執世塵而高邁匪大行之崔嵬翔察廓而下視  
又何戒乎斧梯紐瑞玦幃江珠命蓐收使當御  
詔望舒使先驅坐石室麾丹梯晏月窟盼瑤妃

朝沐予佩於天津夕宿予馬於玉池寄閤軒於  
堪輿乘閭闔而西馳汗哲制汗曉皎于星辰兮  
翳翳晶乎鏡至清兮純精洞潔窈窕縹眇恬空  
虛兮淵泓幽藹顯敞曠朗冲坦夷兮沈沈隱隱  
漠無爲兮美哉輪馬愔忘歸兮則子見哂得非  
下里巴人不知陽春者乎於是先生索然而梅  
每恍然而失曰吾乃今知盤古之櫓巢葛天之  
營窟也比壯麗於丘垤視極寵爲行客踈緝縉  
簡烝栗削崇觀去諸飾從子於太素相羊於無  
極



慰志賦 并序

嘉靖五年余春秋三十六月惟誕晨興肅躬  
奉觴於大夫宜人之前懽言旣浹兄弟咸具  
竊感夫電逝胡迅茗榮易毀余也虛忝士藉  
塵斗釜之給而無一命之貴業與年而共凋  
學與位而盡無悼心慚影不能宴如嗟乎何  
泰非天何否非命裁端於人已者諒哉拘填  
囊檻幽不明也余恐志多之累心憂深之賊  
生舉酒自勸旣而濡毫凝意順心斷疑作賦  
一首命曰慰志去耳辭曰

佇幽覽以撫節兮感余辰之行邁忽鱗序之無  
停兮神忡營其靡屆攬瓊華之雜佩兮膺桑樞  
之邈介慨屬離而懷明兮鳳鳴岡而噦噦閱騎  
省之遊處兮迺二齡而俄會善宋玉之悲言兮  
時與秋其並逝颺輕迴以襲膚兮情坎凜其紛  
萃悲夫辰有謝而莫窮感有滋而易昧夫何窮  
之或遷亦何昧之能察昔賢聖之莫存兮豈茵  
蟪之足議日罕中而不曷理無約而不泰揖唐  
生而弗疑保神珠而弗墜孟猶眷夫斯樂兮寧  
假榮於朱紱抑南遊之耿恍兮飲東陵之延嘒

于是巽羽警晨盥嗽咸畢草萋萋其含露簷曠  
瞳其出日斑衣御蘭觴鬱暢重軒之嘉貺腆二  
人之以懌于容駟而自悅和抱珍而屢失奉懷  
瓊而銖賢魚害生而興泣胡玄化之舛馳兮諒  
萬萌之難一憂糾集而無方兮委天府之可逸  
歷遺言之多轍懟物感之殊岐曾與蹠其同城  
其反覆之莫儀有恒浚之斯獲準伊獲而亦睽  
籌閎種於陟銳說胡艱而桎非有陳讜之斯納  
準伊納而不齊或一言而取相七十說而服微  
原旣忠以淪湘誼又何事乎揚辭均俯仰於一

指聊遲遲而如斯徵尊安於典訓服仁義於書  
詩顏殆庶於不貳兮孔賢哉而歎思帝舍垢於  
大志兮基苞桑而弗虧若前軌以勅已兮吾惜  
陰於玄闔寧托慕於顏閔兮從所好而忘悲遲  
美人之芳訊傷曜靈之餘光俄暉散於窮木明  
月照於空房巖林幽峽原薄蒼茫悲聲寥落而  
四起夕陰迢迢而未央禽登棲而無影鳥求群  
而孤翔命清樽以自酌等臞肥於一觴旣資斧  
於金石亦滯澗乎彭殤北叟兮吾識其倚仗南  
容兮吾戒其方將抽琴緒而幽結發微音於清

商知其無可柰何而安若命兮何蒙師之言爲  
有常

澹泉賦

友人臨泉構室扁曰澹泉徵文發義予時困  
世嬰瘡稅駕靡由廼嘉其取類感其幽尚而  
爲賦之其辭曰

騁高衢以遐覽兮佇墳圃以盤桓傲斯世之阨  
嶷兮想肥遯而孤騫侯躑躅於區中兮疚樊嬰  
之未捐舒長彌於大清兮蹤洗耳之臨淵諒箕  
穎之可蹈兮將茹芝乎空山慕微隱之玄軌兮

聊婆娑乎人間冀假物以託心兮廼寓矚於茲  
泉悵凝志於乘蹻兮秉微尚而自宣要同歸而  
異瀾兮誠邁迹乎通賢相彼泉兮澹矣其流孕  
中孚以潛滌湛靈長而寡儔俯沖泓之渟澂兮  
瑩余神而優游若乃天氣始肅水潦方收戢浮  
陽而愈潔湛寥泝而彌幽侶寒臯之孤鶴兮陶  
麗月於中洲鼓鳴琴而臨泉兮庶卒歲以忘憂  
爾乃嘉陽載熙藻日初暉感出泉以游目兮悅  
芳津之尚微携友生登崇基發清歌席川湄鮮  
雲垂而曜野惠風舉而吹衣絜同體於淵澄兮

浮清漣而命卮效蒙莊以齊物兮夫何慮而何  
思惟伊人之取類兮獲睇古之幽情遠辱殆於  
止鑒兮挹上善以爲名氣合漢而醇白兮泊與  
世而無營混盈虛以滋物兮納穢累而爲清委  
塵纓於一濯兮苟余心之可明願逝泗以從之  
兮保昭質而居貞

序

奉送冢宰白巖喬公序

我明開基丕宅神孚化應列 聖彰道綿祀永  
力養眷外組罔匪究心之士文甸夷域咸無蹙

額之子崇載籍而興禮樂登三五而贊化育維  
時七廟成德哲謀自天要亦二三元弼爲之訓  
迪圖猷聿寧大業也嗟夫時必代謝物罕常臻  
陽運中厄式化弘艱宗拓光遏城社潛煽敷天  
之下鑒古訓者緬迪哲以含悲懷中邦者唾群  
儉而橫憤天眷寶曆春照玉牒今 上虎變封  
邱龍飛自天冲年肅睿道德齊聖夫以海內蒼  
生思安衽席重足延頸委心於楚江之濱歸命  
於京嶺之陽者十年於茲矣而 皇上御極果  
能精式 獻王之心徽紹 七廟之治大賚方

展謳歌斯溢庶習咸屏元愍旣歿拔典刑之耆  
表忠諫之烈言無不聽斷必已出雷電合章天  
地交泰雖周成有虛受之孚漢昭樹明忠之譽  
亦何足以方斯盛是以草莽之臣藻績之士咸  
仰官儀而褒日月攬唐虞而頌山河矣至夫親  
賢與能常吉在位不謨鼎建惠澤川流而天官  
者秉鈞衡佐皇黜陟五卿之冠冕百官之領袖  
也邦治炳鑒於周書隆德歷紹於唐典國樞斯  
在帝衷恒眷 皇上旣卽位之四月冢宰虛位  
當宁積思僉曰南京大司馬喬公膺受至寄允

哉其宜人謀旣同綸音大降公乃敢激思奮明  
良作休禮鍾山以命駕循長江而啓途自留都  
之民以及百執事莫不懽然永懷遑恤師保抑  
孰知敘百揆所以厚安留都哉公太原人抱陰  
陽之知稟山川之秀異質茂業天裕人寧弱冠  
登 朝游之以仕優之學溫良燮易忘已率物  
存乎德彌綸軒朗研幾致用存乎變輝煌曄郁  
飭材範後存乎文懷誠貞度其風似君奭敏惠  
發越其通似姚崇英華博達其學似歐陽修斯  
江左之美談天下之公議也矧厥祖考世篤忠

貞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昔在 孝宗朝爰典銓  
曹克精藻鏡偉斯碩輔人其舍諸巖壑小子作  
而言曰嗚呼休哉天之垂裕我國家衍隆祚於  
無窮也蓋自先朝化艱台揆御事允違大否懷  
逸則明農而深隱樹貞則集尤而遐竄秉節則  
成仁而自靖中人則染化而成矣居窮則毀敏  
而安野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失其志而已  
矣公擢奉常述君南土贊 天子幾務晏和九  
載 國家之元氣恬優不撓五行之精異粹謚  
而寧天壽平格以佐後人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矣夫正者聖德之所以恒本和者神用之所以  
不窮公智享天心仁永後觀爰用平夷刻其戟  
級求備之瑕公有弗棄德高之議公無所覲豫  
章變作自江而南倚公以爲輕重人情大駭合  
由關決公勵身強圉銳置要害誓江淮之甲墮  
睢陽之淚君臣大義倡而顯明若此者正和咸  
宜本用不倍惡足以爲公累哉故曰天之垂裕  
我 國家公之文德咸罔不聞 皇上神明素  
所鑒賞鼎命 後發人謂斯何夫擇者嚴則其  
所望者切望者切則其所責者重亮工熙績必

得其人故曰衍隆祚於無窮予小子游公之門  
久於公之行其能無言嗚呼無疆惟休亦無疆  
惟恤至理孚於小物聖德欽於輔相故表天之  
微揚公之志而繼之以規公亦尚念於天人哉  
送王尚質應 詔之武昌輸粟入太學序  
吾觀豪傑士抱業以求顯過而不遂則憤懣憾  
悼而不平殊途異門苟足以售其藝將毅然爲  
之我 國家鬻爵之制不瀆不濫命生徒納粟  
入太學然魁資首族與亂良法由是綺紈之子  
操籌坐食之夫揚揚然立於俊造之地爲談者

捧觴屬者歷兩試而登甲乙者又往往有其人  
是非吾所謂豪傑抱業以求顯過而不遂者耶  
今年秋楚餓民倦憊流徙以爲官憂中丞公  
疏請敷成典以仁元元 天子權之以宜合之  
以議可之視地以量數因階以異入吳學王尚  
質以連不得志於有司將浮錢塘出武昌承  
休詔焉余爲之言曰孝以立其德勇以脩其藝  
德立藝脩而祿隨之今子不顧千里之險求爲  
親榮可謂非孝歟自知之明毅然與於衆人之  
所同趨可謂非勇歟負是賢矣而又有 王制

以容其身不平以激其氣鉛槧之徒相率鼓譽  
澤宮之內因而化洽乘風雲而翔使廷尉之公  
法潁川之循吏復見於今日吾固知殊途異門  
果不足以病吾子矣是行其勉哉

江集序

蘇士叢試於留都由丹陽登陸入通濟之門水  
行則由潤州浮江抵龍關風便相繼以至士之  
不第者率浮江而返困踣頓挫眠食得以自適  
崖湍迅激魚龍出沒之險無厭也予於是得巨  
觀焉平蕪曉日極目千里迴眺鳳闕杳靄在望

維揚瓜步烟樹隱映海門浩渺金焦秀絕撫景  
命酌輒詩以歌之詩多放浪慷慨之辭蓋不覺  
志意之有得而忘其窮也姑編之以識嘉靖改  
元仲冬望日涇陽皇甫湊序



皇南少玄外集卷十

皇南少玄外集卷十

記

少玄山人吳郡皇甫洵撰

安定書院記

安定胡先生嘗為蘇湖教授蘇學之興文物之盛實自茲始當宋慶曆天子慨然思治而時未有建學制度踈濶末習滋華益與道遠先生倡古法于湖貫學與政而一之以明體適用為本設經義治事二齋以教史稱先生科條備具以身率先嚴無惰容故一時作育之懋至逮譽人主取法國學固宜然也蘇學故有安定祠祠在

皇南少玄外集卷十

講堂之左相傳爲元祐中所創訖今承祀無改  
嘉靖癸未天水胡公來守蘇郡公名瓚宗字孝思治  
先理化敦崇表勵恒若弗及一日徘徊學宮顧  
瞻永懷曰先生有祠以先生之教不忘德澤在  
人也祀固有報而學可無勸乎學宮之南有堂  
焉實嘉會亭之舊後廓益備幽深顯敞公因以  
爲安定書院設先生之主於堂旁廡翼如以復  
兩齋揭而書之於是擇諸生之秀異者養習其  
中萃止逶迤登降顛顛遊其地思其人迪其教  
席間函丈洋論開說恍若揖先生於聲容之外

士克和又政以大洽夫民性之恒治古之善其  
在人心千載一揆顧有所啓其端而後興其墜  
也有所托其傳而後久先生能興其教而教非  
亡於昔也公能舉其墜而教非強乎人也道一  
也亦以人污隆焉耳使公仁心不遐德舉不竟  
乃今象設輝煌春秋薦祀習昵爲常雖陟降時  
享而文軌弗著豈所以爲先生重哉人才國運  
每相盛衰安定之教復於廢墜之餘其必有安  
定之徒出焉簡諒純明時舉於朝以贊休美下  
之觀望威儀亦有知其所自者公始肇之矣今

之守若令競於末節學宇荒陬有不暇瞻者若  
公以教而爲治因舊而爲新禮不褻而義暢惠  
不費而業廣皆可書也歲丁亥公拜山東左參  
之命行有期猥屬予記以列盛美繼公而作將  
有考禮敦秩者夫祀必有配也其在公乎其在  
公乎

### 東隱記

吾鄉雄於貲者爲淞陵之吳吳氏家於韭溪其  
族挾貲以競者幾世矣子新生長豪侈之中獨  
厭恥焉視其族人翹然不以爲喜故動反其趣

而業亦少墜久之益不喜恐恐然若將免已者  
復思遠其迹稍徙而東曰吾其隱矣吾又樂夫  
東方也故聞東之名輒喜乃今泊然東溪之上  
意吾去違而適體吾去窘而安矣余因號之以  
東隱而訊之曰余固求仕者不知隱之說子之  
隱柰何曰吾非能若古之隱也直陋隱耳然竊  
有得焉謂城之高弗曳吾履謂市之華弗注吾  
視綺紈可賤孰與泉石之常貴珠璣可簡孰與  
霞月之常親合耦以望收垂竿以俟獲長吟傲  
嘯不知一丘之隘萬乘之豐也此吾之所以誇

於人者也世之隱者有洗耳以絕人有深藏以  
釣譽吾性甘恬曠而天畀以鈍拙之材迹有似  
乎隱而心亦安之又以爲食土之毛不容晏然  
而已度期而輸聞召而役不敢後時以爲鄉人  
倡違親以爲高避世以爲潔吾不忍也故無絕  
也無釣也此吾之所以無愧乎其心者也余曰  
若之隱如是是隱之嘉者猶將以爲陋乎然樂  
於東也奈何曰禮不云乎東方者春產萬物者  
也吾於春時見生道焉見同物之仁焉竊又謂  
隱非君子之所欲也故雖無周於世而同物之

理所聞於聖賢者不敢有忘於心亦聊以寓吾  
樂也嗟乎充子之操而幾于全矣余聞君之子  
質惠而純學敏而勸向之所聞於聖賢者將日  
教焉因知夫君子之欲固有所在也邁迹伊始  
羽儀天朝以施澤於世是亦子之餘也隱於其  
躬而避俗之志不違達於其後而同物之心不  
壅然則充子之操而幾於全矣君之子我之自  
出也願記之以俟

書

寄陽明先生書

往歲伏拜階墀與聞訓示援之於迷昧之域而  
納之於高明之塗磨礪奮發不忘淵冰之念沖  
淳雖以涼謫獲謁今之縉紳先生多矣嘉善者  
尚鮮其人况於不能而矜之豈非望一二於千  
萬耶若公之於沖淳真可謂矜而惜之者夫以  
不能之人猶望以君子之道此公之大心宏度  
出於尋常萬萬也屬者豫章之變我國有疵沖  
淳方以公在必將任天下之大難而天下賴以  
無事秋間勉游白下果識訐謨威稜忠節赫然  
遍著天下曉然知明體適用之學於吾道光顯

矣沖淳瞻想之餘復睹勲名之盛踴躍當如何  
耶北來旄鉞勢必趨功此在成筭必有所處然  
沖淳嘗靜而籌天下之事公今日所宜爲惟兩  
端而已挾權斂重潛折姦萌公果能之否乎誠  
不如飄然長逝優游陽明之下可以出可以處  
蓄德而服萬民愛已以爲天下輿稽先哲此甚  
彰明者也不然亦宜大僚屬之功名安近倖之  
反側示不得已之意積不可欺之誠公之方畧  
亦豈掩於天下後世也哉若夫推 祖宗之威  
靈彰 朝廷之榮華瑣瑣於言辭禮貌之間此

固虛文常事豈足道耶前日彭太保忠毅太過  
自蹈危幾天下至今痛之公之所知也非仁無  
以立業非智無以居功冲湊知公之心又嘗讀  
公之疏固無待於喋喋者陳問之際不覺及此  
狂冒悚仄惟憐而宥之不勝幸願

寄喬太宰書

某頓首比蒙德厚弗棄遠惠教札兼審附奉詩  
啓已瀆鈞聽此心感念何如詩不云乎何日忘  
之譬猶深山草木一日不死則猶仰明照雖然  
此豈可以言盡哉表兄黃魯曾赴試禮部謹寄

上賦二首窮處無事輒嘖嘖鼠語無益於實事  
莫罄於紀述可咲也竊惟 朝廷向治如日之  
加長而我公姬公流匹有爲於時其他元老皆  
能仰稱上意而臨軒之策又將得英彥幾何踴  
躍後先蓋已足矣士君子立心期於天下之治  
爲之者旣已不乏其人士之未用者則亦優游  
林壑之下歌詠太平飄然自遂故凡未用而懷  
戚戚之憂皆其心不廣若人雖見用必無益於  
世故某雖屢見擯廢不敢私憂以自外於士君  
子之志也向辱許跋閨集嫫母之陋豈不自鏡

顧欲因以聞教汲引有進是以私心不覺僭分  
耳餘異爲國珍愛不宣某再拜

寄許少華侍御

少華相公閣下美時颺逝道範日隔悲窮興氣  
寧不咨嗟伏惟相公威烈著於隆慶之墟聲實  
孚於明曹之疏洋洋國士非公而誰茲下土庸  
生所以投袂而感激望雲而號呼者也指期計  
道知公已在赤墀之側敢布區區夫士無知已  
而誠投則應道無假合而義流則歸求之於古  
豈必踵出索之於今何獨響絕嗟乎吾父抑指

天之誠蹈墜淵之釁抱痛沉緜何時可休向嘗  
瀝肝膽抒情素而發公朗鑒動公悲懷悠悠蒼  
天緹縈一女子也伏闕以致孝趙娥一婦人也  
帷車以快志冲滓何人哉固已積不貲之尤招  
萬世之謫矣曩所云二公知也斥揚鳳舉報之  
以滌垢之言賜之以維新之命公一哀矜幽陋  
以手携之若火揚也而復資天風其何燎原之  
足詫乎及夫事濟得以優游烟霏散矣野鶴去  
矣如此則回陽於毀折生肉於枯骨衍之瓜瓞  
錮之金漆書之史冊亦何厚顏夫崩城墜霜理

有必至胡獨冲洵以瑕疵之身過計通誠徘徊  
何見侶之鳥獸猶改日而易歲乎伏惟相公圖  
之言不能盡

簡華陽兄

洵白上華陽長兄座前竊惟時會牽局忽忽歲  
月文章事業兩無所成此洵所以疾首汗背皇  
皇食寢也洵之於兄同情異擅每恐潦倒鄙文  
終不得一容足於七家之廡以恨生死顧神鬼  
恍惚各相抵牾不見實効孰若一其志庶有成  
乎屬者僭得李何詩覺古人益遠又悞憤耗所

坐向多學王孟其質度自然體裁迥立非可迹  
躡末流衰落緣失宗本豈心也哉七言古詩固  
以高岑王李爲擅於諸體亦須擬議則生格近  
壯此非盲品叛說自所得云也夏夜無事課西  
湖歌一首寄棠陵子便欲挾岑李而馳也吾兄  
以爲何如洵再拜

與友人書

僕之於詩自昔好之游詠累年稍克有悟妄謂  
作者乃大謬不然久之有得更覺開朗近復探  
繹豁若神解自以爲枚王復起斯言當不與易



所恨其論益精知者益寡况在末微未足以振  
之耳嗟乎斯旨若細然自景雲垂拱之間已號  
絕響矣寧復望於今之世乎昨接奧言所稱休  
玄落宿之章少卿浮雲之句冥契鄙心晚得知  
已良用暢發所得信然其視埃垢細物何足復  
置慮思以溷靈府寄懷倡答二篇傳之於世亦  
可無愧古人寥寥二生當自信自珍要之百年  
桓譚侯芭可俟太史公有云難與俗人言不類  
是耶岑寂中偶白何時有暇更得晤言

寄霍渭崖書

某頓首 不覲台顏邈馬四載景行之念其何  
能輟惟公直道介節高視一世暫遠闕廷而哲  
聖鑒宣東朝之命特先羣弼闡揚大猷以光燕  
翼海內縉紳喁喁仰望比於姬公之還馬放臣  
賤吏思獻一言以昭快覩顧屈身蒙謫棄戮之  
餘久忝門下拊膺躑躅沈吟中廢良用增疚頃  
友人自都移書云霍公憐子若將痛其不遭而  
不眩曜於衆之所云者嗟乎某之情事借使微  
公憐之而猶將言之况乃惠以抗俗之知敦以  
生我之誼又安得默默而已乎某海濱之寒士

耳嘗思秉耒丘林而其藜藿暇則討古今之訓  
異成一家言以遺來世而某之志願足矣時乘  
風雲拔擢郎署已非志之所及而復有榮進之  
想乎往歲遴改憲臣嘗辱公命苟存進取鮮不  
奔赴而某固泊如也此公之所知也仲春之期  
迪簡多士時有語及某者曰用其言而棄其人  
可乎名綴疏末職此之由而何談者紛紛漫無  
流別玉石同揉屈子所以悲歎也扈狩之臣無  
某之名而固受其罰乎此又舉朝之所知也閤  
莫不昭痛毒在心滔滔其流孰可告語夫榮不

在於陟要辱莫甚於滅名某誠思之太甚之謠  
詠於詩人必察之談垂於聖訓使或人必有情  
言不可墜某也獨無望於公平倘因一言開釋  
讒妬振洩幽沈將不有還西子於復潔由伯樂  
而改服者哉羈旅之所慷慨營蒐之所注結良  
在於是星窮歲殫觸物興感裁書延仰愴矣於  
邑某載拜

墓誌

劉文與墓誌銘代家君作

劉君文與卒於嘉靖丙戌六月十有九日越載

子畿既得卜爰葬于長洲縣武丘鄉厥考湯  
溪府君兆室陳耐馬實某年某月某日湯溪余  
故友嘗同舉於鄉又姻也畿來告卽遠卽泣殘  
仰諸埋幽之石嗟乎府君胡胤卑微文與之卒  
殘瘡至痛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余昔與府君遊  
文與觴侍寡言凝然慧發佳兒也旣室楨樹不  
襲守遺業若固局鏞情儀謹雅又未嘗不爲府  
君慰美哉湯溪有子矣後則輿言詭詭短之者  
日至相矛成基訟牒室孚宜犴宜獄卒徒充楹  
文與素懦不能自直又以賈役交承上下駢呵

文與誓詬壅憤已弗遑靖而憂母氏之憂已也  
進退惟谷槌心旻籲色如委梗俯陔絕粒以至  
於死死之日索無餘貲惴惴孤嫠尚弗免於遘  
播顛危嗚呼若文與者慘禍極矣然覈其故特  
以保惜舊業積不能施親弗時展禮節多睽責  
望羣姤排伺扇慝至不可禦文與之心則何負  
哉嗚呼乃今知貨以藩也亦以亡也因思夫古  
之人非賄是惡實盈是懼而先王教化斯民爲  
之分限經畫至詳率者勸戾者刑蓋雖踈遠不  
交者亦有聯屬之道焉其衛善而擯惡固宜慮

之遠也使文與幸而獲生斯時不失爲孝弟力  
田泮渙胡考矣雖然使文與雖生於今而能如  
陽陵君之對君子之富又不幸不能而睽於文  
與者有若晏子之仁逮國人亦豈至此極也已  
乎文與今其逝矣彼譖人者釁起毫毛巨莫之  
載毒非益我中夜以思能不有悔於中歟文與  
時躬善弗置問則勵其子使學畿承考懋益  
與其季聰異競爽皆可望以顯親者安知天之  
報文與者不在是也劉故沛人後兩徙定家長  
洲與曾祖諱鉉贈禮部侍郎諡文恭赫然爲

名臣文章德業垂載國史祖諱許考諱桐尹湯  
溪有惠政蘇之世族惟劉爲盛繁昌莫與埒而  
文恭有厚德里中多薰而爲善貴能寡約族無  
間言表裏恬如其惟斯人乎文與名點別號怡  
靜生於成化乙巳十一月十有一日享年四十  
有二室陳氏子二男卽畿娶錢氏女適某繼室  
都氏子四男坊堪坊聘胡氏女聘某次幼昔者  
聖門之徒病夫人之賢莫以定也子曰不如鄉  
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文與其近之也  
夫是則可以銘矣銘曰

相民之臧終允其良乾餼式蠲幅禮式明干祿  
維億節若維傾噫闇之悲象齒之殃彼弗令猷  
中安則陽旣莫旣勝孰營炳昌幽深惻仁載昇  
之光永爾保佑勿替銘章

銘雜題

陽山草堂銘并序

顧君仁效世家蠡湖之東其相承而下咸病  
囂華耕稼以自殷澹泊以自佚逮君挺發益  
昌讀書好禮每聞奇才博雅之士如賈人之  
於萬鎰之寶若不克邁樂聞一言而退是以

吳之賢士大夫咸與往來寒溪方元素負絕  
俗之操遊蘇時君迎致日請所得素風弗替  
而顧於此乎有文矣及茹納更裕停蓄而章  
濡毫嘯咏居面陽山英爽怪狀靈賞心化冥  
默滋久恍乎若御列仙乘太虛不復與世接  
君之得於是山者何如哉於是君爲堂臨之  
以專其勝財不資衆工不淹時靡麗而固靡  
大而敞堂成觀益奇楹抗森蔚几落水霜雲  
霞吞吐澄湖掩映餐華於胷中叢美於筆端  
君取諸人以成其富取諸山以成其深謂茲

山之不可忘也懼歲時漸謝幽潛易湮風流  
所遺罔以告後請予銘刻於茲堂之下銘曰  
世趨紛濁益拳局兮賢永昭擴翔鸞驚兮有山  
巉峴秀而幽兮顯宇經構曠遨遊兮網緼吸挹  
文邃深兮銘成礮石祝嗣人兮

跋短竹卷抄

昔樂天比賢於竹豈直愛其幽崖媚谷爲山林  
一清玩而已耶抑亦謂其德之類也乃有節士  
貞臣撫景悲志激烈慷慨屢形於辭而不倦固  
宜然哉悲夫棠陵方公之意其亦滋蘭樹蕙之

遺怨乎

書尤烈婦杜節婦二姑傳後

孝觀兄世譜傳二姑者宜哉其著論之也杜姑  
世特近具知其爲之者自生時輒跛依依繕其  
性然吾曾王父義甚肅圭撮侈僞無所於及有  
由哉蓋微姑則杜緒幾墜悲夫尤之所爲尤遂  
以不嗣或曰姑矯枉過正者歟姑誠知所立落  
寞不可攷矣然豈以督過罪詰不得已爲之謂  
之烈豈過耶夫婦人信無能爲行高秀炳炳出  
丈夫右如二姑固宜範後光世人常見惡則瑕

疵排訕見善默不樂道又以為偶出倖就往往  
榮古虐今雖以行高秀如二姑落落不聞傳且  
久矣嗚呼絕行卓立自知其心蓋亦有堙沒者  
哉

附行狀

仲弟子安行狀

高祖考諱璵字德輝不仕妣謝氏

曾祖考諱通字彥明不仕妣吳氏

祖考諱信字成之太學生贈奉直大夫禮部

精膳清吏司員外郎妣彭氏封太宜人

考諱錄字世庸弘治丙辰進士歷工禮二部

主事儀制清吏司郎中四川順慶府知府

致仕封中憲大夫妣黃氏累封恭人

皇甫子姓出宋戴公之子克石字皇父克石之

孫以王父字為氏曰皇父氏漢興徙安定乃以  
甫易父而八宗為西州著姓云皇甫氏大於漢  
晉隋唐間為天下鉅望宋室不造有為提刑扈  
高宗而南者居蘇之長洲孔聖里長洲之皇甫  
寔自提刑始也六世祖諱斌雄於貲死張士誠  
之難落莫再世一善翁振拔自樹克復其故翁  
生禮部公文學起家為太學生生順慶公舉進  
士歷禮工二曹郎出守順慶順慶公生四子皆  
以明經舉仲叔季繼登進士而長洲之皇甫始  
顯仲子諱濤字子安弘治丙辰公始仕居京師

太夫人娠公夢老人授之鉅鼎曰此彝器也善  
護之明年丁巳六月乙未生仲子仲子生而靈  
異孩嬰克類公夫人愛之甚能言即知記誦為  
儷辭耦語應對如響毛文簡公嘗抱置膝上曰  
此兒神彩秀徹當是我輩人乙丑顧文康董少  
宰初以進士及第賜宴禮部仲子從旁視之曰  
彼亦人耳二公方茗聞而異之舉杯戲曰能賦  
此乎仲子立為破義大見稱賞由是知名十歲  
屬文心開意釋能以雅辭藻飾義理其深思默  
識博聞強記予雖為之指授而竟造宏該弗若



之矣十五為古詩文脫凡去近直趨古人一時  
作者有精悍之目焉東髮遊秣陵白巘喬公燕  
泉何公東橋顧公皆以南金東箭比之而華泉  
邊公書報順慶公曰大兒李白小兒杜餘子碌  
碌不足數山人方元素孫太初稱其神俊忘其  
年而與之友郡黌校藝無出其右者王文恪公  
每讀其文必曰吾不能過也乃有掄魁之望順  
慶公以為彛器之祥在是時公間居無聊乃呼  
洵而命之曰汝兄屢不得意于有司而叔季尚  
幼昌大吾門以快吾所欲責之汝耳洵跪曰唯

於是憤心激氣薦志書史寢以為藉食以為侑  
寒火在御忘其然燼炎膏殷宵不知蚊蚋之聒  
膚至黠瘠不支而探討愈力公憐而憮之未嘗  
不泣下沾巾也然數奇輒不遇居常怏怏曰吾  
不能快吾公吾以業諸弟耳必有達命者為公  
快也乃苦心焦思訓授叔季叔氏英爽夙成遂  
以嘉靖乙酉舉于鄉仲子歎曰公之所以十年  
缺望于吾者一旦屬之叔氏雖然吾固成之也  
吾何恨戊子魁應天己丑試於春官會張少傅  
霍詹事二公主試事不相能編修金公潞得仲

子文以為精純浩瀚非貫串百家博通今古者  
不能及也進於霍公霍大驚曰奇才也為天下  
得人一已足矣語於張公張以其所論事有不  
合已者謬為浮華欲出之未定金數請為首選  
霍為力爭張怒金之黨於霍也竟不第金公手  
書其文以示登第者之弗若也仲子歸而人有  
劉蕢之惜矣壬辰舉進士順慶公書報仲子共  
吾奉公盡力著績像曹時宰害之出守遐郡橫  
以諛免吾之所以不平於中而有望於汝者夫  
豈一第哉汝其勉之于是仲子刻意勵行慎官

修職業率素食德立廉居貞以從所願不能  
與世低昂以服膺公訓故選庶吉士改吏部皆  
為有力者奪之仲子泊然而已癸巳春授工部  
虞衡主事秋調禮部精膳甲午春調儀制乙未  
順慶公病瘕仲子驚怖即移疾請告不許乞使  
山陵禱祠歸省時制選良曹郎為御史銓部既  
注擬非仲子意也乃馳書夏宗伯辭免尋拜精  
膳負外郎丙申調儀制儀制公舊署也仲子踐  
其位入其寢思其所履悵然長吁乃取公所上  
藩政以為挈令籍而行之法一而事定無敢干

者是歲 皇子生進封順慶公中憲大夫太夫人恭人公久落職至是以新階復故銜拜命感悅沈痾為已丁酉廷臣請建儲多以言得罪不敢復出言宰相率宗伯之屬求嫻于文辭者僉曰像制負外皇甫湜能乃試令屬草藁既成稱善上之無所忤於是具九疏集廷臣上請 帝覽疏大悅 太子遂立湜之功也戊戌拜主客郎中諸蕃夷修職貢者傳食京師徃徃經歲供億不貲仲子奏報不踰旬省費數十千萬時亦不多挾蕃夷入貢非制下令禁絕之朶顏捍衛

北邊而賞幣惡痛恨不為力白宗伯論內庫擇善幣與之皆懽呼稱萬歲車駕南巡盡驅蕃夷出關外以弭內憂識者謂非有經國遠猷莫及此已亥 詔選東宮官屬不知宰相素以建儲九疏屬之湜矣而假途望龍者施鑽鑿殼以須一不遂則屑吻齧齧之故朝疏入而暮劾至焉時仲子以主客郎中改春坊司直 帝持劾召宰相問所劾與所舉者當否曰是固妬媚者之構為詭辭然亦未盡爾也願公鼎臣首先對曰若皇甫湜者臣知之此臣鄉人之薦行力學者

是固當夏公言次對曰洵在像制久闕於山陵  
像建儲九疏皆出其手東宮之選無有外洵可  
改者 帝亦以為然而其間多有不合 帝意  
者仲子遂與俱罷仲子之初改司直也以宰相  
不謀於廷臣事出易忽必有變獨不拜具疏詣  
行在辭未至而言者以扈從期會劾之先是車  
駕將幸承天司屬官皆以籍行洵既注籍主客  
主事吳春以宰相壻欲侍宰相行易籍而代車  
駕至承天籍責從官給賞禮部郎中有後期者  
誤聯洵不知籍故無洵也或有勸其自明者仲

子曰籍在吾豈不自知明吾得免於噬螫幸矣  
會霍宗伯書慰仲子曰東宮之屬天下孰不知  
子其選也以僕觀之凡今所舉非綺白之資則  
貴游之蔭非智術之事則膾和之能何足以辱  
子仲子得書輒焚之曰霍公愛我使我重得罪  
耶乃左遷大名通判去則以撫公檄主元城書  
院教而道行于西北矣韓趙之間固多士而彬  
彬興起于甲科者數倍往時也諸生李鎔陳治  
功申燧等七十餘人銘功貞石以昭樂育蓋示  
仲子于不忘也庚子奔順慶公之喪哀慟屢絕

嘆曰吾無以快公之心而貽公憂以卒耶在道  
有南京刑部主事之命意忽忽不自得至於免  
喪猶一日也癸卯補南刑多所平反甲辰進貢  
外郎尋拜浙江按察司僉事分理浙東寧紹台  
故號劇郡難治仲子先為約束戒諸屬案牘期  
致無或敢後發傳東巡三越月具文書獄讞貫  
抵逮置對責復者四百餘牒若發奸則折黠胥  
之角而昭其譎鋤強則誅驕卒之心而黜其子  
出寃則雪名公之孫而配其奴崇德則恤隱淪  
之孤而賑其家於是畏之者若神明而戴之者

若夕母事無焚牛人無方匿訟獄為清飭咏山  
川有餘裕焉今傳有東覽篇一卷學憲孔公天  
胤嘆其精絕序而梓之以為鴻寶希邁光景易  
徂宜如玉笈之卷而圖石室之藏也嗟乎浙東  
之政方新而南銓之覈上矣仲子聞而歎曰是  
何增損于吾然吾終無以快吾公是成吾恨耳  
乙巳五月不俟命而歸吏部惜其才不即遷調  
初常州薛應旂于仲子生平慕之仲子惡其貪  
鄙不屑也及是為考功而苞苴盈其庭矣應旂  
肆其忤懣敢為欲盡翦所忌覆其所私計非假

名流無以揚其能而讐伏之又懼一時在署之  
臣群搆而公折之也乃違 詔旨摘去署者俾  
不知其由以為彌縫則仲子固在其機穽矣時  
叔氏為稽勲不能平與之當論仲子所以當覈  
狀張冢宰憮然曰考功誤我若皇甫湜豈應有  
此其何以服天下應旂惶恐辭屈發怒去會有  
飛文四出盡詆其陰事者乃疑叔氏欲中傷之  
以鉗塞人口諷所暱言官撻拾叔氏亦得調仲  
子益大恨曰吾不能自免而及吾弟耶吾何以  
慰先人之靈哉又遭太夫人之喪哀痛攻中疾

大作丙午三月九日竟卒嗚呼哀哉仲子孝友  
出於天性其事親不徒祿養色奉而已務在潤  
飾其志意故自其微時感公之言不能忘終其  
身惴惴焉病且死也死之日囊無一金則仲子  
之心可知也已予與仲子五齡而同寢食十年  
而共筆硯業相磨而學相長也予一不第為之  
憂形於色寬解慰釋無所不至懇懇焉以其業  
授叔季叔季用之以顯當叔氏之在工曹也武  
定侯郭勛負寵怙勢群寮莫敢抗禮叔氏獨折  
而辱之乃為所誣下詔獄仲子不避艱險為之

周旋時為仲子危之仲子不顧也乃得黃州之  
謫其友于類如此仲子工於詩始專精於子美  
繼抒思於陳宋晚乃合初盛而一之馳驅魏晉  
陵轢齊梁集衆美以成一家用意玄遠鑄辭深  
渾俗迷之昔人不能窺世之苟率輕淺之為言  
者嘗不快於仲子仲子悲知音者鮮輒不談有  
談者輒頷之而不為開說因爭疾之又性簡重  
恭謹不屑屑於往來之禮故握齟乾沒殷於造  
請者痛入骨髓終以此二者得罪嗚呼哀哉仲  
子少不以簪組自縈繫慕先玄晏之所為乃作

續高士傳十卷蓋以晉繼魏迄於有宋示兩好  
云故自號曰少玄子也又喜左氏書著春秋書  
法紀原選唐文粹為文粹粹皆藏於篋中不以  
示人其慎密如此仲子卒集其詩若干卷曰皇  
甫少玄集詠歌反覆乃知皇風斯存大雅猶在  
嗟乎仲子可以不死矣仲子配劉氏封宜人湯  
溪公桐之女也先仲子一月生後仲子一月卒  
皆得年五十子男二秦庠生娶王氏湖廣叅議  
燾之女次樞聘金氏鄉進士懋之女女三長適  
東平州判王世昌之子大猷次適工部主事陸

愚之子鳴陽次適光祿寺丞吳子孝之子尚儉  
王太學生陸與吳皆庠生孫女二秦樞築幽宮  
於虎丘之新阡卜某年月日奉仲子以葬而劉  
宜人祔將乞銘于大君子請予狀其行事嗟乎  
仲子之卒也吳之大夫士莫不驚悼而痛惜之  
以為位不滿其才年不稱其德何造物者之忌  
名也而仲子不能委順亦不達於命矣為仲子  
恨嗟乎仲子何嘗不達於命耶乙巳之春予家  
不戒於火為太夫人憂仲子聞之即具疏乞骸  
骨歸養請命於太夫人太夫人不許命予為報

書予既具言太夫人意又因答其石梁之詩末  
示之云昨來雙魚素深心聊具陳將逐冥鴻飛  
留羽儀時紳吾本蓬蒿士幽栖乃吾真崇德策  
令名白髮日以新願因秋風發貽爾江之尊仲  
子不得已寢其疏及去浙無復官情將卜隱地  
結道流徜徉湖山以畢初好仲子何嘗不達於  
命耶予無以昭其隱發其微何以暴其大節至  
行哉嗟乎去年秋仲子之方選定予詩也喜曰  
是必傳傳必在名家者流吾當為之序言猶在  
也乃不及仲子生序吾文而死狀其行耶心斷



賜裂涕泗文集臨楮投管者再矣念不容於終  
已忍痛飲泣為之叙述如此辭不能文 大君  
子取其核焉可也

嘉靖二十五年夏五月望日華陽山人兄冲謹  
狀

樞謹按

先君詩方未仕以前則既體格奇峻文辭壯  
麗有非今世作者所及迨後益加渾化遂  
能上繼風雅下包晉唐可謂集詩家之大  
成爲百代之絕唱者矣顧內集之刻於早  
年者槩未入選而晚歲者亦或誤遺樞每  
懼散亡恒加珍襲甲子之秋樞既兩不第  
於南都復以多病將棄去舉子業計終莫  
能紹復先緒而光昭其令德矣廼思編輯  
遺文益弘不朽之業使片言一辭凡經苦

心所得者咸與日月輝燦於人子之賤亦  
庶幾萬分之一也於是稍依年次裁去重  
復手書是帙請命於

叔父司勳公公樂成其志爰爲之序俾用登  
梓獨愧謏陋無文不能系之一言然撫卷  
涕流興思腸絕亦自有不能文者爾昔

嘉靖丙寅八月望日男樞百拜謹識



